



语笑嫣然／著

萧
翠
流
光

箫
翠
流
光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萧瑟流光/语笑嫣然著. —呼和浩特: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2007.1 (魅丽丛书)

ISBN 7-204-04642-0

I. 萧… II. 语…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07) 第008501

萧瑟流光

主 编: 邹立勋

责任编辑: 张 钧

创意策划: 杜莉萍

装帧设计: 薛 艳

插画绘制: 痕 迹

出版发行: 内蒙古人民出版社

地址: 呼和浩特市新城区新华大街祥泰大厦

印刷: 湖南雅嘉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710X1000 1/16

印张: 13.5

字数: 120千字

版次: 2007年2月第1版

印次: 2007年4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0册

书号: ISBN 7-204-04642-0/I.839

定价: 96.00元 (全12册)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 联系电话: (0471) 4971562 4971659

ISBN 7-204-04642-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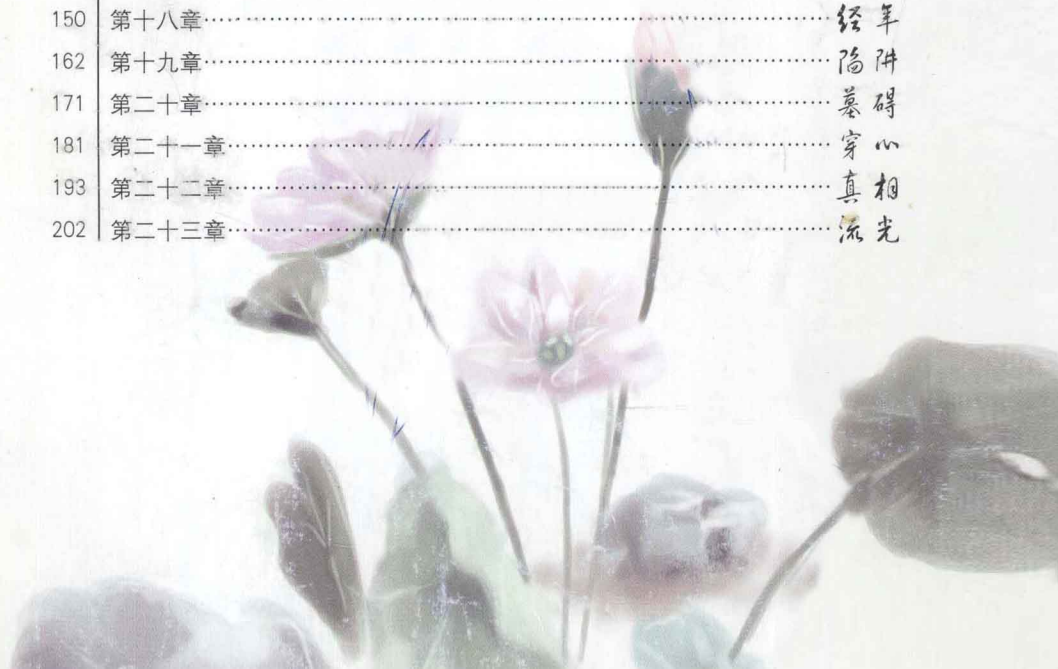
I · 839 定价: 14.80元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007	第一章	时空
016	第二章	稻龙
023	第三章	降影
032	第四章	魅尖
040	第五章	散香
049	第六章	磨心
056	第七章	结谜
064	第八章	猜咒
073	第九章	祖城
083	第十章	倾城
093	第十一章	清歌
101	第十二章	花劫
108	第十三章	故人
116	第十四章	身伶
125	第十五章	情痴
133	第十六章	迟来
140	第十七章	重逢
150	第十八章	经年
162	第十九章	隔碍
171	第二十章	墓穿心
181	第二十一章	真相
193	第二十二章	流光
202	第二十三章	



萧
翠
流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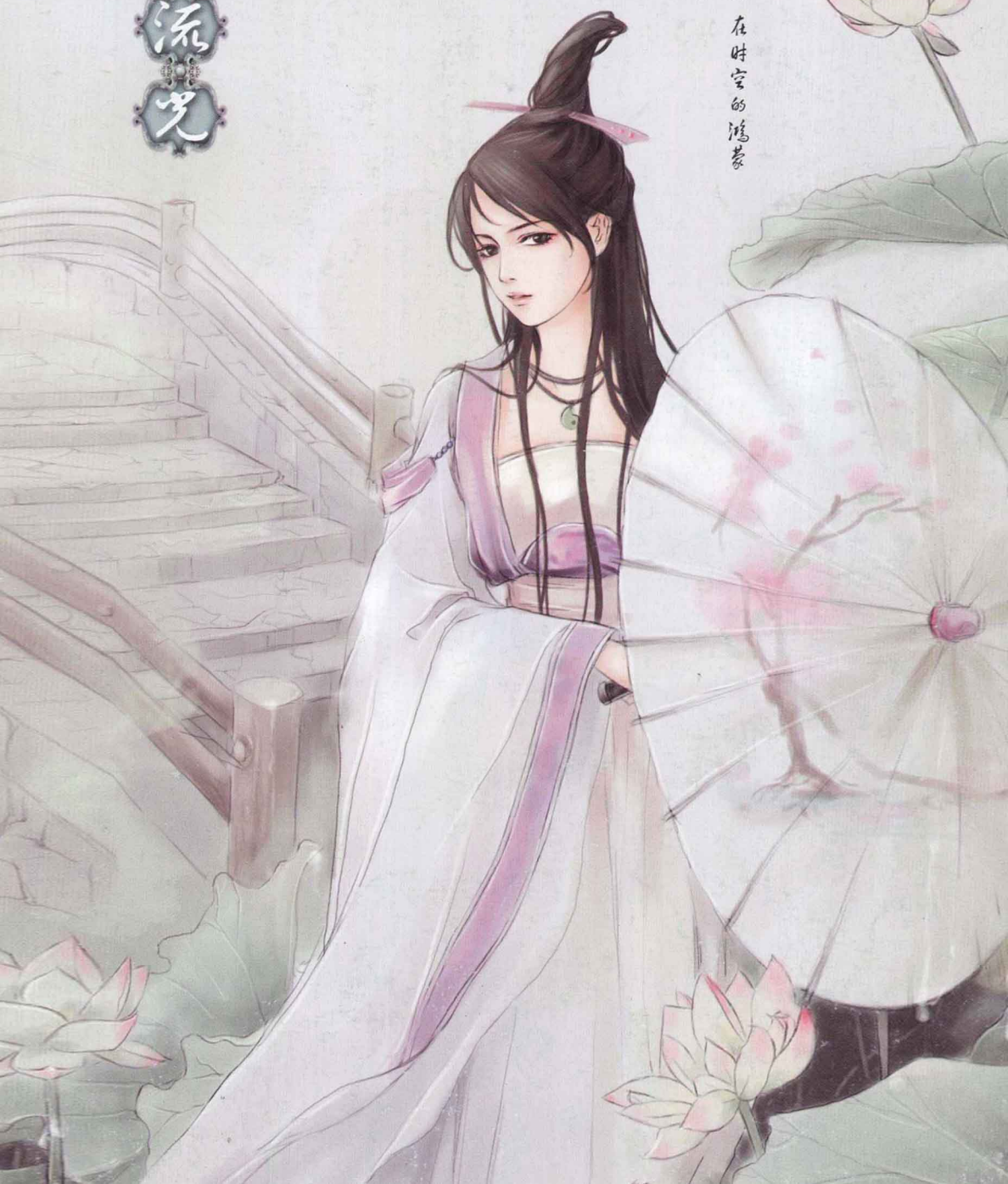
箫瑟流光

便烟波万顷
半帆残月
几回首
相思否

别后余生

谁赠你多情舞
谁赐我玲珑心

我会如何遇见你
在时空的鸿蒙
看过风月几万重



目

水

CONTENTS

007	第一章	时空
016	第二章	稻龙
023	第三章	降魅
032	第四章	散影
040	第五章	散尖
049	第六章	磨香
056	第七章	心绪
064	第八章	猜谜
073	第九章	诅咒
083	第十章	倾城
093	第十一章	清歌
101	第十二章	花劫
108	第十三章	故人
116	第十四章	身伶
125	第十五章	情痴
133	第十六章	迟来
140	第十七章	重逢
150	第十八章	经年
162	第十九章	隔碍
171	第二十章	墓穿
181	第二十一章	真相
193	第二十二章	流光
202	第二十三章	



自序

很小的时候，看武侠片，就曾经梦想自己有朝一日能够飞檐走壁，能够仗剑江湖。懵懵懂懂的少不经事，遇到一个心仪的男子。

他一定要穿白衣的。他的武器如果不是剑，那么就只能是折扇或者箫。他必须潇洒倜傥，风度翩翩，就算没有楚留香的机智，也要如李寻欢那么情深。至于我叫他楚大哥也好李大哥也好，总之就要是什么大哥，喊起来轻飘飘软绵绵的，心里惬意得很。而最后的结局不是我和他在一起隐退江湖，执手偕老。是我终于死在他的怀里，胸口插着他挡下的那支飞剑或毒针。并且，断断续续的，跟他说一些缠绵的话，哭一场，约定三生，再含泪又含笑的死去。

呵呵，一生就用那样固定的模式安排了。那个时候，甚至还有提笔成文的冲动，想把这故事写下来送给自己。无奈，学艺不精。

现在想一想，虽然不免有些好笑，但真真是美好。

萧瑟，流光，这都是我喜欢的词语，组合到一起，成就了这篇我喜欢的文字。

我时常都想，我这样小家碧玉式的文字，即便是给出一个大的叫做武侠或者江湖的背景，她也是不能入正轨的吧。

她到底还是一出爱情戏。

英雄气太短，儿女情太长。

但我珍爱她，犹如珍爱自己的生命，她是心头掉下的一块肉，是指尖开出一朵花，真真假假的故事，绵绵密密的心情。

她是我的一座城堡。

我的王国。

长着我所喜欢的模样。

不过，心里总是忐忑的。因为今次第一次写长篇，太过仓促，难免粗糙，也许未能尽如人意。但我爱它，像爱我自己一样，固执的深切的的爱着，亦爱它的软弱，瑕疵。我不求看见这本书的所有的人都能如我一般盲目的热爱着它，只愿，得包容，或者，一个理解的笑容。

或许我们都曾有过的，那些年少痴妄的梦。





楔子

一直都有一个地方，叫江湖。

在那里，无论是耕地的农夫，打渔的儿郎，又或者是倚楼卖笑的歌妓，穿针引线的绣娘，都知道何谓刀，何谓剑，何谓情仇恩怨。

在那里，有大大小小的门派，彼此间的纠葛复杂，堪比天上的银河。若把江湖比作一盘棋，在唐朝末年的时候，少林，武当，昆仑，峨眉，崆峒，点苍，华山，天山，八大门派，则是此局中最为关键的八颗棋。

但颇为讽刺的，在三年前，一个月之内，八大门派最为上乘的武功秘籍悉数被盗。据闻偷盗秘籍者，是想以此为炫耀的资本，在江湖中谋得一块名号。

他做到了。

后来大家都知道神偷六尾。谜一样的传奇。虽然少有人见过他的真面目，但他在半个月前去世的消息却比闪电还快，瞬间弥漫了整个江湖。

因为大家关心的，是被六尾盗取的那八本武功秘籍藏在了哪里。倘若谁得到，不仅能习得出神入化的武功，还能以此为饵，钳制住八大门派，听其号令。这似乎比当年的盟主令牌还要管用，毕竟谁都害怕自己的独门武功像蔬菜一样在街头任人叫卖。

所以，六尾的死，以及这八本武功秘籍，成了近期最为风靡的话题。有人说，六尾将这八本秘籍藏在一个黑檀木的匣子里，有人说，也许六尾把它们带进了棺材，还有人给这个匣子起了个名字，叫八珍盒，林林总总，江湖就这样沸腾起来。

与此同时，朝廷的争权夺位亦是沸腾。

镇之祸，宦官之乱，黄巢起义，朋党之争。光辉灿烂的大唐李家王朝，经过此一番折腾，已然岌岌可危。

时，昭宗李晔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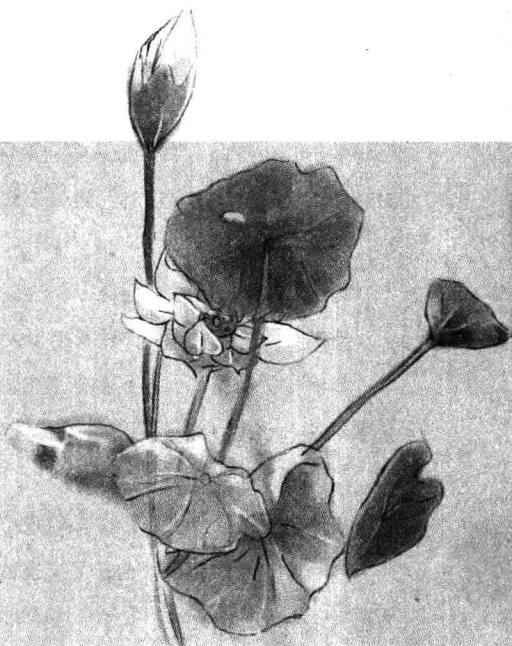
为大唐天复二年。





这楼上寒烟 斜月高照
是谁断了琵琶的弦
手指荒凉
曲不成 人已散

于是
你在这边
我在那边
上穷碧落下黄泉
两处茫茫 皆不见



第一章 时空

耕烟时常对人讲，我的名字，那可是大有学问。

这学问归根结底来自于窦爸爸，因为窦爸爸喜欢看李汝珍的《镜花缘》，恰好得了一个女儿，索性就借用了“司荼蘼花仙子第五十八名才女‘鸳鸯带’窦耕烟”，来为自己的宝贝女儿命名。

幼时耕烟还觉得自己的名字拗口，长大了反倒有些沾沾自喜。

荼蘼，多浪漫的字眼啊。

难得心思细腻的小女子生就与此有关。

耕烟觉得，仿佛是命。

例如她遇到陆茗骏，喜欢上陆茗骏，跟陆茗骏在一起，等等，她为他收敛了傲气霸气，为他放低了姿态暖言好语，她也觉得，就是注定。

春意微暖，残冬的气息已然阑珊的时候，陆茗骏约了耕烟一同去爬山。并不晦涩的山，因了一季酷寒，绿荫还稀少。山路简洁，都是或圆或方的石块拼接，放眼望去，绵延到了林子的最深处。耕烟和陆茗骏，各自背着一个小小的旅行袋，里面装一



些琐碎的登山用品，尤其是耕烟，连保湿水防晒霜什么的，全都扛在肩上，第一个小时结束，她已经两腿发软，满脑子都是家里酥软的大床了。

“喂，茗骏！”

男生回头，皱起眉，问道：“这么快就走不动啦？”

耕烟一脸的委屈：“你还要走多久啊，咱们回去吧？”

陆茗骏折回两步，站到耕烟面前影子就像指示塔一样覆盖下来。他笑咪咪的牵起耕烟的手，说：“总不能要我背你吧，现在还不到中午呢，这么快回去，实在没意思。”

耕烟扁着嘴，拽着陆茗骏的胳膊：“起码让我歇会儿吧？”

陆茗骏这才想起来，自己要充当的不是野外生存训练里冷酷的教练，而是耕烟的男朋友，只好不情愿的，找了一块冰凉的大石头坐下。

山林很静，可以听到耕烟急促的呼吸。偶尔还有鸟群飞过，扑啦啦一阵，干枯的树杈晃动，抬头只觉这天也是张牙舞爪的。

“歇够了没有，我们继续上路了哦。”陆茗骏依然兴致蓬勃。

耕烟不是不了解，倘若用一种美好的希冀的标准去衡量，陆茗骏的为人不够细心，对她不够温柔体谅，他大大咧咧的性子在很多女生看来都是不可以被宽恕和原谅的，惟有耕烟，虽然看似娇纵，却清楚的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

她希望，时间能让自己爱的人软化，懂得她对他的好。

于是耕烟鼓足了劲，站起来，拍拍手掌上的灰尘，说：“休息好了，走吧。”心里勉强，但笑得疏朗。爱情就是这样吧，耕烟想，爱情就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委屈也看成蜜糖。

再走得深一点，出现了一道小溪。虽然在南方，少有冰雪，但潺潺的流水声音依旧让耕烟想到了春雪消融的惬意。她蹲下去，伸出手指，可立马就缩了回来。

真冷。

陆茗骏在一旁笑她：“笨蛋，山里的水，哪有不凉的。”

耕烟刚要反驳，陆茗骏就把她的手像一件伟大的艺术品那样捧了起来，然后细细的给她搓着，还不断呵气。

耕烟感动得都要哭了。盯着陆茗骏，愣了好久。她想她的爱神原是眷顾她的，不会让她所有的付出都像这溪水一样枉自奔流。

这个时候她又发现就在他们站的地方，陆茗骏的背后，大约离地面三四米的崖壁上，有一处黑糊糊的洞穴。她说茗骏你看那是什么，说了以后才晓得后悔，因为有着强烈的好奇心和探险精神的陆茗骏一下子就丢开了她的手，转而研究起那个洞穴来。

“耕烟，我们进去看看吧？”

耕烟把头摇得像拨浪鼓：“就是一个山洞而已，难道还会有宝藏不成？我看里面黑漆漆的，肯定又脏又臭，说不定还有蝙蝠或者老鼠。”

陆茗骏屈着食指敲耕烟的额头：“丫头，你平时不就爱看那些鬼灵精怪的小说么，你的想象力到哪儿去了？这么好的机会，要是错过了，你以后想来我也不陪你了哦。”

“还不如说你自己想去，是我在陪你。”耕烟嘀咕着，眼皮往上翻。可是陆茗骏说一她也不舍得说二，干脆把心一横，踩着陆茗骏的肩膀就爬上了洞口。

两个人，像撞入民宅的窃匪，靠着钥匙串上小电筒微弱的光，一步一步弓着身子往里走。

果然什么都没有。

连老鼠蝙蝠都没有。

“喂，够啦，别再往里走了。”耕烟觉得自己就像一个小拖油瓶，这一路上都是她在不断的扯陆茗骏的后腿，不断的说，回去吧，回去吧。

这爱情还真艰涩。

耕烟叹了口气。

陆茗骏刚想说好，但突然看见山洞的壁上有一处在闪着微弱的荧光。他嘿嘿的笑着问耕烟：“你有没有看见过萤火虫？”

耕烟说：“没有。”

陆茗骏于是蹑手蹑脚走过去，摆出一个扑蝶的姿势，伸手去抓壁上的荧光。

那荧光一动不动。

手碰到了，才晓得是一块冰凉的夜光石。

但耕烟依旧很高兴：“茗骏，这石头真漂亮，你要送给我吗？”

陆茗骏把石头托在掌心，仔细端详了，又揣进口袋里，说：“先出去，这石头我



放着再琢磨琢磨。”

耕烟的欢喜一落千丈。

“芙蓉石，产于福州寿山村东南之月洋乡加良山，质优者与玉质极相似，光润而凝细，微透明晶莹可爱，色彩有白、黄、红、青、花等多种。其价值在清朝仅次于田黄石，200余年来享有极高声誉。据典籍记载，乾隆时与田黄等价，清末时与田黄、昌化鸡血被誉为‘印石三宝’。有名的慈禧太后用印‘同道堂’和‘慈禧皇太后之宝’就是用芙蓉石所雕。据说芙蓉石价值高还有一个原因，即其有‘似玉而非玉’的特征，而文人素来有‘贵石而贱玉’之癖，因为文人喜欢亲自动手治印，以反映心境，而芙蓉石正好符合这种审美口味，自然倍受文人喜爱。可谓‘马之似鹿者，贵也，真鹿则不贵矣。印石之似玉者佳也，真玉则不佳矣’。”

当陆茗骏拿着石头去找学院里资深稳重的老教授，老教授便洋洋洒洒的，做了以上陈述。可是，会发光的芙蓉石，老教授说，他不仅是生平第一次见到，连听也未曾听说过。

后来，陆茗骏在和耕烟聊到这个话题的时候，说：“老教授对芙蓉石尤为感兴趣，要求我把石头转让给他。”

耕烟心里不乐意，那块石头，从第一缕光射入她的眼睛里，她就有了莫名的渴求。她将石头捏在手里，细细的把玩，一边喃喃的说：“你把它送给我好不好？”

陆茗骏没有听清楚，问：“你说什么？”

耕烟又重复了一次：“你把它送给我好不好？”

陆茗骏跳起来：“不行，我已经答应教授了。再说，送给你有什么好，你顶多就是当一件摆设给贡起来，教授拿着却不一样，兴许还能对地质勘察或者历史研究有突破性的贡献呢。”

说着，伸手要夺过耕烟手里的石头。

耕烟有千万个不乐意，却知道不能使性子坏了自己在陆茗骏心目中的形象，于是就半开玩笑的，将手一抬，说，不给，然后退开了。

这一推一搡间，耕烟没注意到地上有一个空的玻璃瓶，左脚刚踏上去，身体就没了重心，摇摇晃晃的，往一旁的老槐树底下跌去。握着石头的手撞在树的根茎上，石

头的棱角刺破了手心细腻的皮肤。

“哎呀！”陆茗骏心知不好，慌慌张张的扶起耕烟，往她受伤的掌心里吹气，像大人们哄小孩子一样，说，不疼，不疼。

耕烟蓦地就哭了。

好端端的青天白日，骤然变得如混沌初开一样污浊。

闪电和雷声接踵而至。

然后又是漩涡一样的空气，水气，交杂着，在耕烟和陆茗骏的周围排得密密麻麻。两个人齐齐喊着对方的名字。只一声，就像突然陷入了荒芜的大漠，四周昏黄一片。

他们的身体开始旋转和漂浮。

他们的视线开始震动和模糊。

片刻之后，什么感觉也没有了。

耕烟醒过来的时候，她置身的，是一座水榭楼台俱备的庭园。她就趴在冰凉的假山上，像被拉扯过一样四肢微痛。她撑开粘合的眼皮，四处环顾，这红墙绿瓦，树郁花繁，不似春寒的景致。

再看，荷塘里盛开了几簇蓊郁的睡莲花。

耕烟正纳闷，一队人从底下假山的洞子里穿过，衣着整齐，步履一致。但奇就奇在，这一群人戴着幞头，清一色穿着简略的贴身窄袖襦袍，袖口用布带绑着，腰间系粗布的麻带，手里各执一件兵器，或是刀剑，或是樱枪。

耕烟吐了一口气，翻过身，在假山的凹陷处像睡觉一样躺着，然后闭起眼睛跟自己说，哦，原来是在做梦。

可是，突然，想起被划破的手心，一下子就坐了起来。

那伤口还在，疼痛的感觉又回来，甚至，仿佛被茗骏暖过的温度还清晰的停留在细小的皮屑上。耕烟再次向四处探望，依旧静得可怕。

脑子里突然有一个大胆的设想，看过的小说都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挨个挨个在面前立了起来。

耕烟很小心的攀下假山，朝着刚才那群人行走的方向，蹑手蹑脚过去了。



大厅里聚满了人。有八个人坐着，其余全都昂首而立。这坐着的八个人，有的羽扇纶巾外表斯文，有的粗眉大目面色铁青，还有一个秃着头，身披袈裟，一副寺庙的僧侣打扮。

而此人正在不急不徐的说话。

“八珍盒关乎八大门派的生死存亡，各位应当屏除芥蒂，悉心合作，切莫让外人有了可趁之机。”

一名身着藏蓝色白襟大袖衫的中年男子起身说道：“一枯大师说得对，我们昆仑派的武功心法必不可落入外人之手。八珍盒一定要找，但刘掌门方才所说的，以华山派为马首是瞻，在下却不敢苟同。”

话音刚落，座中一名执玉剑佩琳琅的少女便问道：“宋掌门是否以为，这八大门派统领的位置，该是你昆仑派所有，那才叫公道？”

“傅姑娘似乎只是代静梅师太参加此次的武林大会吧，作为后生晚辈，最忌讳的，便是在前辈的面前态度嚣张。”

这位被峨眉女弟子傅香影称做宋掌门的中年男人，乃是昆仑派第二十八任掌门宋天罡。为人奸佞刻薄，连做梦都想将整个武林据为己有。

个人心思，个中曲折，耕烟当然是不知道的。她稀里糊涂在花园里兜了两个圈，才找到这热闹的大厅。这些人一言一语，锋芒毕露，谁都不肯让谁三分，她听得糊涂，可也忍不住暗地里嘲笑。

突然，也不知从哪里伸过来一只手，一把揪住耕烟的肩膀，耕烟疼得直想掉泪，两手胡乱的抓着，扯烂了一张完好的对联。随即她又被人像粽子似的扔在地上，所有的人瞪圆了眼珠子望着她，有惊愕，有愤怒，她吓得动也不敢动。

“这是哪个门派的弟子？为何躲在那里鬼鬼祟祟？”宋天罡指着耕烟，连手指都是要吃人的模样。

“宋掌门何必指桑骂槐，试问这堂上，除了我峨眉，哪里还有女弟子。”傅香影站了起来，走到耕烟的面前，冷冷的望着她：“可是，这女子并非我峨眉派的人。我看她衣着古怪，兴许是朝廷派来的奸细。”

“杀了她。”有人喊。

“对，杀了她。”有人附和。

“且慢！倘若此女子是朝廷派来的奸细，我们或许可以套问出朝廷对我们八大门派又有何动作，倘若她不是，那便是我龙隐门的失职，让人擅自闯了进来，也理当由夏某来处置。”

这个时候耕烟才发现大厅正前方的座椅上，还有一名两鬓略斑白的男子，他正缓缓抬起手，食指轻飘飘的一点，隔着空气，也让耕烟感觉到一股强劲的力道，突然就撞到了胸口，她浑身一阵酥麻，顿时动弹不得。

“柳门主说得对，此人暂时就交由龙隐门看管，待武林大会结束再细细审问也不迟。”

耕烟始终都不能确定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周遭的人一唱一和，就限定了她的生死，更有人只用一根手指，就禁锢了她的四肢，她像架子一样被抬起来，站在一些家丁模样的人的背后，似乎总有很多双眼睛，不时在她身上扫射，好像生怕她一溜烟就不见了。

耕烟张开嘴，试图说话，为自己辩白，但她竟然发不出声音，想是刚才那人连她的哑穴都一并封闭了。她心头怨恨，忽然又看见大厅外面飘进一大片桃红色的花瓣，紧接着有什么像纱一样的东西在众人的头顶飞舞盘旋。等那一缕白色落了地，耕烟才看清赫然竟是一个人。

一名女子。

二十出头的年纪，模样娇俏，但神态稳重而娴熟，轻蔑的眼神扫过，妩媚里透着阴冷的肃杀气。她双手抱拳，也不俯身低头，只象征性的作了个揖，说道：“天衣教圣女百里霜拜会。”

话毕，众人皆惊。

刚刚还在讨论朝廷的奸细，天衣教竟然真的来了人。

来的还是如此举足轻重的人。

江湖上谁都知道，天衣教吃的是朝廷的粮饷，为朝廷办事，尽管这李唐的江山已经岌岌可危了，但就像俗语说的，不到黄河心不死，李家的人不肯罢休，天衣教自然还得看圣旨办事。